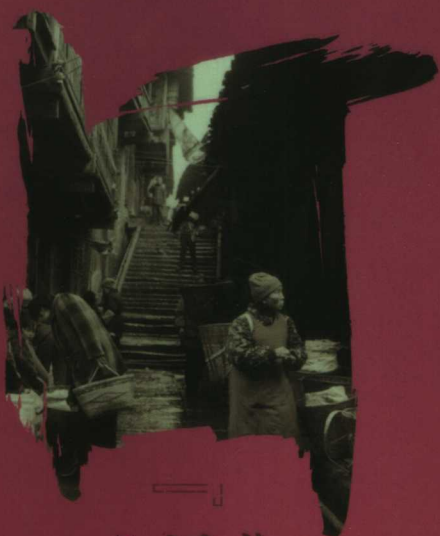


屋檐下望天

WuYanKouXiaWangTian

张生全 / 著



『日常写作』

RichangXieZuoCongS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WuYankouXiaWangTian

张生全 / 著

日常写作

「」



屋檐口下望天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屋檐口下望天/张生全著.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4

(日常书写文丛)

ISBN 7-5306-3857-2

I. 屋… II. 张…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
代 IV. I 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780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e-mail: bhpublish@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ish.com.cn>

发行部电话:(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永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7.5 插页 2 字数 170 千字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4000 册 定价: 15.00 元



日常书写： 内容和方式

何谓“日常”？无非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琐屑，细碎，却不可或缺。所谓“民以食为天”。老子早就将日常的重要性提到了国家安全的高度：设若百姓都“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则天下太平。

以“日常”为一套书命名，也实在算不得新鲜的发明。日常之作为文学的对象，在中国早已有了悠久的传统。数不清的小品、杂记，都在津津乐道于日常生活的妙处；《金瓶》《红楼梦》，更是将日常的精微发挥到了极致。如果我们说这种文学传统在今天得到了良好的继承和发扬，大约也并不算错：如今的文章，大到工作学业事业爱情，小到吃喝拉撒睡，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似乎已无所不包。

然而终究还是觉得缺些什么。我们的文学所呈现给我们的，除了高于生活之上的玄思，泛滥于生活之中的温情，更多的是浮在生活表面那些五彩的泡沫，至于紧贴生活的

那部分,以及生活内里最核心的那部分,或者说,最“日常”的那部分,无论是美丽还是丑陋,精彩还是平淡,我们有意无意地把它漏掉了。城市里的平民,最关心的是什么?进城打工的农民,他们最牵挂的是什么?那些在田地里劳作的人们,他们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已经遗忘了他们?关于我们自己,我们所愿意讲述的,是否是我们生活的全部?高蹈和虚荣,在多大程度上局限着我们的视野,左右着我们对自我的审视与评价?

所以,选择以“日常书写”为这套丛书命名时,我们想要的是那种踏踏实实地贴紧生活的文字。我们希望这套书坦率地面对真实的生活,把普通人所经历的、承受的、关心的、焦虑的,毫不矫情地记录下来,我们想要那些跟我们身体发肤息息相关的部分,那些令我们烦恼令我们疼痛令我们心神不安的部分。

同时,我们想要的,还有描述日常生活的日常方式,或者说,日常心态。我们希望写作者不是一个由局外进入的体验者,试图从别人的生活中去发掘一些虚饰的激情;而是一个日常生活中、日常状态下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写作不是一种职业、一种技能、一种谋生手段,而是日常的一部分,是闲暇时用来记录生活、延伸自我的一种方式。这样写出来的文字,如同我们的皮肤,能感受并传达我们的体温和心跳。我们感到炎热,它会出汗;我们感到寒冷,它会收紧;我们恐惧时它会颤栗,我们兴奋时它会发烫。

因此,这套“日常书写”丛书,更多的是承载着我们对于写作的一种期待;我们相信写作的无限可能性,同时,我们也相信,这样的日常写作,是不应该缺少、也不应该被忽视的。

编者

目录

干干爽爽的风

- 村事三题 003
- 年事三题 011
- 童事三题 015
- 红白喜事 022
- 我们的土特产 027
- 逗虫虫,逗虫虫 045
- 干干爽爽的风 055

屋檐口下望天

- 民间工匠 065
- 民间巧手 073
- 民间先生 082
- 太阳三原色 092
- 青瓦下贮粮 097
- 屋檐口下望天 107
- 乡村的另一种版本 113
- 养大一季水稻不容易 118
- 同在屋檐 130

一个人的学校

- 我的心忍不住轻轻一动 143
一条溪流的来龙去脉 149
奶奶和远山 154
谁在喊 160
一个人的学校 163
张三和他的女人 173

朴素家园的构成

- 朴素家园的构成 179
有个做媒的母亲 189
有关父亲的话题 192
在劳动中我们长大 199
早睡早起,陈谷烂米 210
造一座房子简单地生活 215
关心最后的事情 227

干干爽爽的风

童事三题
年事三题
童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童事三题
童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逗虫
干干爽爽的风
村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逗虫虫,逗虫虫

干干爽爽的风
童事三题
年事三题

童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逗虫虫,逗虫虫
干干爽爽的风

村事三题
年事
童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逗虫虫,逗虫虫
干干爽爽的风
村事三题

童事三题
童事三题
红白喜事

我们的土特产
逗虫虫
干干爽爽的风



村事三题

捡物

东山上那块缺口里，日头一生出，三奶奶就塞在背上。仰手挥锄，俯身挖地，俯俯仰仰日头就在背上摇来荡去。硬硬的日头，倔强的臭脾气的日头，硌得背生疼。好不容易哄得服帖，听话，软软地泥在背上时，山冈头桤木树巅那只黄昏鸟却叫了。黄昏鸟一开口，日头就哧溜溜滑入西山的草窠里，没了。日头泥在背上，三奶奶浑身黏糊糊的，不爽；如今它顾自去了，三奶奶又觉得背上没了着落，心里空得慌。

三奶奶把几根泥巴里翻出来的树根根丢进稀眼背篋里，树根杈杈丫丫的，胳膊腿儿伸到外面了。还有些遗落的玉米棒，一把干豆角，都拢进围腰帕儿，挽个结。三五粒野地瓜，红登鼓眼的，摘一张绿桐叶包上，揣进心口头。孙儿的喊声嫩生生的，甜着呢！三奶

奶又回头望望，还有什么呢？爬过茅草岭，挤进密竹丛，树根根在草叶间这儿挠挠，那儿打打，还扯住藤藤枝枝不放。这些调皮鬼儿，又把三奶奶的头发解散了，揉乱了。

每一个黄昏，三奶奶的稀眼背篋围腰帕儿总要装些东西回来。就一柄锄头吊在肩上，一跷一跷的，是庄稼人的做派？二狗子还掉下来，脚跟砍块大娃娃口，你说活不活该？三奶奶推开柴门，掀起树兜往柴垛里扔。树兜们闹得太凶，窝进去就睡了，也不知要几时才醒来。玉米棒撕了皮，顺手就塞进窗眼里。窗眼插着把高粱穗子，血色褪了，籽粒灰了，却还插着。还有些娃哈哈塑瓶，还有些油纸袋，孙儿一口气灌完，随手就扔进草丛里。还能买呀！不能？还能烧呀！不能？还能，还能，缠了油纸袋，很多颜色，你看你看，多漂亮的花儿！

秋深了，桤木树上的叶子旋啊旋，差不多都掉光了。二十四个烈烈秋阳哎！三奶奶坐在墙根下那截老桤木树桩上，都说几遍了，就是没人接茬，还摇手摆手赶场，钱像扔树叶一样。三奶奶只得挎上稀眼背篋，拖了笨篱到树下。地上的叶子都燎卷了边儿，像一张张渴望的手掌。渴望什么呢？户外太冷，要回家吗？三奶奶把叶子拢到一堆，叶子就脆脆地响，欢快地翻滚，像一群孩子。来吧来吧孩子们，到三奶奶怀里来，到三奶奶脊上来，进三奶奶稀眼背篋躺好，随三奶奶回家去吧，这个冬天，你们再也不会受冻受寒了！三奶奶仰起头，脸色开成一朵菊，金色的、炫目的秋菊啊，漫天落叶都张了双臂飞扑下来，妈妈，妈妈，谁轻轻颤栗着，泪流满面？

这个冬天，许多事物都在三奶奶的牵引下，回家了。玉米棒回到窗眼，树兜回到柴垛，落叶回到灶前。三奶奶也回了，舒开眉心，回到一朵秋菊，舒开手掌，回到一片落叶，一片渐渐褪色的落叶，淡淡的，被泥土捡回去了。这个冬天，矮矮的茅屋，矮矮的土堆，在一片安详宁静中，是谁，又从墙根下捡起稀眼背篋？



吼歌

山歌是从农谚的缝隙挤出来的一种野草。一年四季二十四个节气中,农谚一句接一句,一环扣一环,如同农事身旁的黄荆枝条,护着农事,鞭着农事,牵住农事碧嫩的卷须一路迅跑,转眼就抵达岁末。山歌和农事的关系,正如野草和庄稼,在村人的秤盘里,野草是无足轻重,上不得秤钩的,甚至是误事添乱令人讨厌的。因而它们只能躲在庄稼的夹缝里,瘦弱,苍白,甚至弯曲。但和农事比起来,山歌又是更顽强的。在某一个阴雨天,当起潮发霉的农事愁容满面,呆呆出神的时候,一不留神,山歌就蹿上来,齐了他的肩头。或者是一个雨后初晴日,太阳如银,风如水,这种时候农事的心情往往就特别好,就敞了衣襟,直了腰身。于是山歌也趁机仰起头,迎面给个笑脸。举手不打笑脸人啊,由了它在一旁逗口弄舌吧!

村人把农事叫做“活路”,语气是严肃的,沉重的,不容含糊的。却把山歌昵称为“山歌儿”,特别强调的儿化韵浸出的是不尽的轻松和亲切。在农事面前,村人殚精竭虑,诚惶诚恐,没了农事,村人还有活路吗?但农事一茬接一茬,像一个个沉重的包袱堆叠在村人脊上,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可又怎么活呀?

村人似乎都会唱山歌,我那一向沉默寡言的父亲也能来两句。父亲音域不宽,气儿也不壮,但他唱的时候,总是把尾音拖得很长,很韵,转弯错节的地方,他滑得很轻,很细,就像是在很有耐心地把一地乱七八糟倒伏的庄稼扶直,理顺,因而听起来特别舒畅。我家人口多,田边地头,屋里屋外,一大堆忙事儿。平日里,父亲咬紧腮帮,抡锄,挥镰,不说话,更难得唱山歌。但只要父亲唱起来,用母亲的话说就是,一天乌云都散了。那时候,我盼望父亲唱山歌,用的竟是盼过节一般的心情。

让我深深震撼的,是那次二爷唱的山歌。二爷四十多岁了,还没有结婚。那天他收玉米回来,一连迭声唤我过去,从

怀里递来几根光净碧亮的玉米秆。撕了皮，咬一口，甜甜的汁水就顺着嘴角流下来。二爷摸摸我的头，终于松了口气。在那堆小山似的玉米棒前，二爷一边剥玉米皮，一边就幽幽地唱了起来。他唱些什么我没听明白，但味儿和我父亲唱的似乎并不一样。他的声音很粗，很冲，大约是在胸腹间憋得久，憋出一股子馊劲来，而且都已经发酵了，有浓浓的醉意。到了后来他那声音却又变得很干，很涩，给人感觉他好像不是在唱歌，而是在嚼一截什么东西。汁水儿给他咽下去了，吐出来的只是些嚼干后的渣滓。那一刻我忘了咀嚼，粗粝的玉米秆塞满我的口，硬硬地扎在腮帮上。我感到特别难受，恶心。恍惚间二爷成了一头反刍的老牛，正把深藏在肠胃间



的东西一口一口吐出来,嚼一阵,又吞了回去。那些腐臭的东西是什么味儿,除了他自己,谁也不知道。

我呆住了,这无疑是一个丰收的秋天!金黄的玉米棒,一排一排挂上低矮的门楣;雪白的玉米皮,菊瓣一样撒开,把潮湿肮脏的地面,打扮得洁净而清芬。在铺天盖地的玉米皮里,灰暗的二爷,瘦小的二爷,他正唱着一支孤独的山歌

.....



讲鬼

村人好讲鬼。向晚劳作归来，灌一壶粗茶，扒两碗淡饭，饲鸡，喂猪，扫过门庭，静夜无事，一家老小就聚拢到火塘边。火塘里横了截老桧木树桩，尚未干透，红艳艳的火苗一舔，树桩就滋滋吐气。男人燃起一炮烟，女人哧哧拉鞋垫，庄稼，农事，作业，冬衣，没盐没醋的话，淡淡的忧愁，就有了呵欠。有了呵欠也不想睡，漫漫长夜啊！于是男人嘭嘭两口烟，吱一口涎，来，摆个故事给你们听吧。孩子们就眼亮，闭了呵欠的嘴。说从前年月不好，一人走夜路，路上遇到一老头，背一背篋腊肉。老头让他帮背一下，他起了贪心，摸了两块藏在草丛里。等把老头送进朱门大户，转回身找腊肉时，提起一看，却是俩死孩……又嘭嘭两口烟，什么东西在烟雾里一闪一闪，影影绰绰，塘里艳艳的火苗就缩回去，缩成蓝幽幽的一小点儿，又猛跳一下。身后的人影忽然就蹿起，翻过头顶，沉沉往下压。小的孩子一骨碌钻进大人怀，大的孩子不好意思钻，便执了火钳往桧木树桩上猛戳，一时火星四溅，热腾腾的火舌就一排排卷上来，把人影压回墙角。仍然是亮堂的家，充满温暖。

村人讲鬼，亦信鬼。春娃儿闹肚痛，在地上打滚。明婆婆抱起来问，走过秋娃儿的坟头没？走过……是了是了，明婆婆立时满脸怒气，拿了菜刀，喷口水，舞起就往秋娃儿坟头方向一阵乱砍，好你个死鬼秋



娃儿，你肚痛死了怨你命不好，你咋能想不开，出来害人？回去，回去！几只鸡受了惊吓，咯咯咯飞奔而去了。春娃儿拉了两肚，不痛了。明婆婆才松了口气，这死鬼秋娃儿还算听话。不过不听人话的鬼却是绝大多数，乡人没辙了，就爱找袁二爷。村里通晓鬼事的人有两个，端公袁二爷，道士胡三爷。数袁二爷的本事最大。他能手探滚油锅，脚穿火犁铧，过刀山，趟火海，最厉害的是下阴曹救人魂魄。堂前燃一炷香，点一盏灯，他让躯体躺在屋檐坎下，魂就离体进了阴曹。翻阴山，过奈何桥，下十八层阎王殿。他能三天三夜不吃不动，直到把那些误入阴府的魂救回来为止。他告诉乡人，阴山极高，山间没有一眼泉，翻上山顶的魂往往渴燥难忍。山顶有个人端着碗水送你喝，但你千万别喝，喝了就忘却前事，回不来了。所以他总是让他儿子在他下阴曹时及时给他喂糖水，让他的魂魄不至于口渴而迷路。但袁二爷却最终死于“下阴曹”。那天他儿子忙于村上修公路的事，忘了。等他儿子想起该喂糖水赶回来时，堂前已油尽灯灭，年迈的袁二爷再也站不起来了。

袁二爷一死，村里懂鬼事的就只剩胡三爷。不过胡三爷并不捉鬼救魂，他只超度亡灵上天。村里有人死了，就请他去做道场。他把一只大公鸡灌醉了放到棺材上，手执法器，绕棺材又敲又跳，口中念念有词。孝子们跟在后面，一步一跪，两步一揖。闹腾一夜，直到亡人进了土，道场才完，孝子们才得起来。胡三爷也就取了醉公鸡，得了钱，回家去了。

这几年我回老家，和父亲谈及他百年后的事情。父亲说，怎么埋我已经管不住你们了，可有一条，就是千万不要做道场。父亲是村里的知客师，很多亡人的道场都是在他主持下进行的，他居然反对他死后也这样做！那个跪呀，整整一宿！你们哪里支撑得住！父亲强调道。接着，他又悠悠地说，死后的事，鬼魂的事，谁知道呢……他两眼望着前方，似在安慰我们，又似自言自语。我从他苍芒的眼神里，读出了一些清澈的东西。